

翠袖乾坤

連盈慧

聽老一輩人數落八十後這樣那樣不對，耳朵都生繭了，可知道我心目中偏就有個八十後偶像——梁植。梁植是誰？事前對他沒印象，還是得自朋友傳來的短片，這個北京衛視《我是演說家》節目中的冠軍，清爽的面目閃爍出時，馬上令人眼前一亮，聽到他開口第一句清脆響亮的普通話，馬上像現場觀眾一樣被他吸引了。

這個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博士研究生，演講題目是「笨向未來」——不是笨，是笨，好怪，人人重視聰明的時代，他怎麼好說笨，他說的笨卻笨得多有道理。

他笨得多可愛

經他一說，看慣了這個笨字，這時候腦海中便閃出「笨」的竹字部首原來有深意，竹字下面的「本」字，無疑說明「笨」不過以「竹」為本。以竹為本又是什麼意思呢？我們不是早就明白，竹是虛心的象徵，那就是說，一個人虛心，便不會凡事強出頭。不強出頭，不了解他的人，就以為他笨了，正符合梁植演講「笨向未來」主題的原意。他舉了個幽默的例子：說女子「笨」，本意是讚美她如竹般剔透玲瓏，心地光明。「笨」字意本來十分正面，只是給自以為聰明的人看不起。

梁植希望自己的父母讓自己的兒子笨一點，教他排隊依從秩序耐心一點，過馬路等綠燈，看到垃圾要清理。從一點小笨開始，他長大後就不會「聰明」到自製地溝油、毒奶粉，不會像現今製造地溝油、毒奶粉的大奸商那樣自毀長城了。笨孩子長大後走正路，事業不止蒸蒸日上，國家明天也更好，人民生活也更安定。

這段講詞美麗極了，看台下觀眾打從心底感動，便知道他這個冠軍散發了多少正能量，大家點擊下面網址，試試看看梁植的風采：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XlQD8ZVWzw

海闊天空

蘇秋嘉

網上遊逛，不經意購買了一個三日兩夜吉隆坡水療按摩酒店套餐，趁着廉價機票，決定與老友伊華二人行，來個吉隆坡周末悠悠之旅，兼延遊「美食之都」檳城，實行精神、肉體大解放。

雙峰塔下購物狂

闊別吉隆坡近十年，重遊舊地，那曾經是世界最高的摩天大樓的雙峰塔，仍然屹立市中心，樓高四百五十二米，八十八層的宏偉建築，目前仍是世界最高的雙棟大樓，也是世界第五高的大樓。最重要還是全吉隆坡最大的購物商場，就在它的腳下，內有三百二十間店舖，共有六層樓，匯集了許多國際知名品牌，以高檔精品品牌為主，而且就離住宿酒店僅五分鐘路程，正中購物狂的老友伊華下懷，三天裡三度往商場鑽，買個不亦樂乎！

吉隆坡除了道地馬來美食外，原來法國菜、意大利菜及中東菜也頗有水準，而且都是圍繞着此處住宿的酒店方圓一公里內，出行覓食方便，理想之極。

勾留吉隆坡三天兩夜，真正的遊覽景點項目是「寺廟半日遊」——一口氣巡遊了不同宗教派系的嘉美克清真寺(Masjid Janak)、關帝廟(Guan Di Temple)和亞里安曼興都廟(Sri Mahamariamman Temple)。

馬來西亞是回教國家，清真寺是不容忽視的文化印記。嘉美克清真寺是吉隆坡發展的原點，亦是馬來西亞最古老的清真寺，當初由一群發現錫礦的人所建造的，坐落於巴生河和我噶河交匯點。

清真寺裡大大小小的洋蔥圓頂、高高低低尖聳的尖塔，看似繁複，卻又彷彿找得出不着痕跡的對稱與平衡，一個個複製般的白色拱柱，讓人覺得處處用心，充滿設計感。不崇拜偶像的穆斯林，像是要透過這些優美的線條與圓弧組合，表達對真神的虔誠敬意。

漢字能獨善其身嗎？

漢字的「純潔性」問題總是周期性地被拿出來討論，起因好像是因為廣電總局下文要各家電視台禁用ZBA、WTO等外來縮略語，招來一片罵聲。不過，因為中央電視台下了狠心把CCTV屏蔽掉，所以這個文件估計是執行不下去的。

其實說到漢字的血統問題，今天的漢字已經不那麼純粹了。在我眼裡，真正的漢字只存在於繁體字時代，港台還處於這個時代。而在內地，作為書寫和閱讀系統的漢字已死，我們今天熟知的，是作為人際交流的、實用的漢字系統。漢字跟世界上其他文字最大的不同在於，它斷裂過，而且有兩套截然不同的表達與認知方式，所以今天的國人和古人在文字的書寫與閱讀上隔著一堵牆。我們讀漢文化鼻祖孔孟老莊的典籍要靠「翻譯」，所以我們有時和孔子對話時，實際上是和于丹姐姐對話。但外國人讀他們祖先的文章沒這麼費勁，因為他們用同一種語言。

既然存在著兩種漢字，那麼我們維護的是哪種規格的純潔？是古代漢字，還是現代漢字？古代是沒有「的、地、得」這些虛詞的，但今天沒有這些個字便無法寫文章。

倘是維護現代漢字，我覺得不是屏屏蔽蔽外來縮略語就能解決問題。我認為文化的自信心是關鍵，在如今的語境下，連咱們自家都不待見漢字，不管甚麼專業都要考外語，不管甚麼職稱都要考外語，不管甚麼職位都要考外語。社交場合互換名片，上面必印英文，而且大多錯誤百出。在這種文化的自我矮化中，夾生的外來縮略語就產生了。

不過，外來縮略語也要分幾種情況，並非一刀切那麼簡單。

第一種是合理稱謂，不這麼說就不行的，比如 NBA、WTO 等。這些專屬名詞意義明確，而且不會產生歧義。我認為刀子砍向它們，有點濫殺無辜，但專屬名詞不宜過多。NBA 畢竟已經名滿天下，但「英超」、「意甲」等就不必再來個英文縮略語了。

第二種是假洋鬼子的濫用，比如現在人人都會說的「PK」，其實連美國人都不知道那是甚麼意思，偏偏咱們就給它安上「比拚」、「打擂台」的意思。另外，現在的電視主持人動不動就「請放一段 VCR」、「VCR 是 Videocassette Recorder 的縮寫，也就是「磁帶錄像機」，真想像不出來怎樣能放一段「錄像機」。

第三種是命名的匆忙。信息時代不斷會有外來新事物湧入，但無論是社科界，還是自然科學界的研究者都空前浮躁，基本沒人認真琢磨命名。明明是快速公交，非要叫「BRT」，某一年的廣東兩會上，據說公交系統的代表一口一個 BRT，很多代表面面相覷，都在問 BRT 是個什麼東西，當時的省委書記汪洋調侃道：「BRT 就是不讓通」。我曾遇見一個人，問他在公司做什麼，他回答說是 HR，費了好大勁才弄明白原來就是做人事的。

當然，語言文字的發展本來就是融合的過程，漢字也從來沒有排外過，唐詩裡「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飲琵琶馬上催」的句子裡，「葡萄」、「琵琶」都是西域的外來詞。這樣的例子還有很多，像「蒙太奇」、「幽默」、「拖拉機」、「吉普車」等，它們之所以能真正地融入漢語裡，原因在於都經過巧妙的「漢化」。經過漢化的外來語，正如混血兒，既像爹也像娘；而沒有經過漢化的外來語，就像領養的孩子，不像爹也不像娘。假如我們把幽默稱為「HMJ」(Humor)，那這個詞還能存活至今嗎？

扯下陽傘的市場

上午從暹羅市區的假日酒店出發，步行去捷運站，在路邊賣早餐咖啡和烤麵包的小檔不斷迎面而來，價錢表列在紙上，若以大都消費水平計算，曼谷真是樸素的大都會。半路還抽點時間到「暹羅探索百貨」小小逛了一圈。又名叫「發現暹羅」的百貨商場很有意思，許多藝術家選擇在這兒開設計專櫃，教走進來的左觀右望，目不暇給。充滿設計師風格的創意用品，包括個人衣飾打扮，如衣服、包包、鞋子、飾物等等，還有文具、家居以及廚房用具，如有閒暇用一天時間來接近這個「把生活和藝術融為一體」的現代商場，那麼平時躲藏在腦海裡，沒有積極和用心去開發的創意定豁然開朗。要是每天都到這超強衝擊力的商場繞三圈，不需一個月，可能變成創意藝術家。

曼谷的方便快捷運帶來如鯽魚般的遊客，下車的地方叫勝利紀念碑站。長而高的四角形紀念碑佇在大圓環中間，筆直向上往蔚藍的天空伸展。火焰樣的太陽光下，觀光客叫不出名字的四位泰國英雄各自站在東南西北四個方向。桃紅、鮮黃、閃藍、銀灰、大紅、深青的車子絡繹不絕，顏色過於絢爛亮麗，就像奪目的彩虹繞着圓環走。從行人天橋望過去，泰皇的塑像正好面對着我們，兩個洋人，看樣子應該也是遊客，手裡拖着行李箱，站在泰皇像下邊的交通燈等待過馬路。

我們在天橋上走很長的路，真像種植在天橋邊的九重葛一般，繞着整個天橋，在炎炎陽光下開紫紅色的花，終於走上往蔚藍的天空伸展。路邊擺檔的小販，生意看來清淡，卻一臉笑魘，有的吃東西；有的在閒聊，並不積極拉客。「從這裡去水上市場嗎？」氣喘吁吁地問。

普通話、韓文和日本話的，也有講英文及其他外語的洋人，但泰國店家講廣東話倒首次聽見，決定一試她家的廣式雲吞麵。記得香港朋友來到檳城，看着那盤著名的雲吞麵問：「這是雲吞麵嗎？」原來加了黑醬油的雲吞麵和香港的面貌相似，顏色不一，檳城的像檳城人膚色加了陽光色彩，稍黑些。這小店很小，人卻不少，店裡沒位子，只好坐在門口一個超級小桌。煮麵的攤上擺個小塑料籃，有兩包透明塑料袋包着的，看不清楚是什麼。口省略走味的廣東話回答，豬油渣。

小時候的記憶突然回來，母親親手炸豬油，餘下的豬油渣，從不倒掉，都留下來炒米粉或炒菜用，加兩個蒜頭，青菜毋須再加肉或蝦就很香。有一道豬油渣加辣椒切片同炒，最後倒一點羅望子汁，加鹽和一點糖，又酸又甜又辣，配白米飯，一定多吃一碗。已經忘記多久沒看過真正的豬油渣。

「來一包吧！」年輕小友興奮，一邊打開塑料袋，一邊問：「要怎麼吃？」煮麵的年輕店家小姐手沒停，口中推薦，就這樣和麵一起吃，很香。

加了豬油渣的雲吞麵，味道果然香噴噴。因健康意識濃而自制力強的人，把樣貌跟檳城相似的黑醬油雲吞麵吃完，豬油渣還餘半包，不捨丟掉，帶在皮包裡走。

帶着一包豬油渣在路上，年輕小友腳步加快，一邊回頭催促，火車馬上來，時間一過就沒得看啦。人潮似乎候間更加擁擠，背包客格外多，戴帽子的、打陽傘的，人人手裡一杯飲料，天氣實在太熱。交通工具和人一起在路上，汽車、巴士、貨車、摩托車、自行車、手推車，都擠在一塊兒，卻不見意外發生，真是奇怪的小鎮。

人不知道從哪裡湧過來，往同一個方向拚命衝去，一起前行不到兩分鐘，發現竟是走在鐵路上。鐵軌左右賣肉蔬菜水果的小販們坐着，不熱衷，隨緣式地招呼客人。陽傘搭到鐵路中間來，本來手上拎着飲料的遊客，現在改成帶手機



火車穿過市集的奇景經常上演。 網上圖片

七嘴八舌

小臻

近日第十一屆香港影視娛樂博覽舉行得如火如荼，這個被視為亞洲年度影視娛樂盛事吸引了不少從事影視行業的人來參與，筆者也去轉了一圈，見到不少影視老闆到場，有不少公司都參加了近年，如果大的展覽場租是幾十萬的，但他們認為值得，因為可以買賣片，可以傾合作製作，有熟客有生客，找據說做了發行電視劇的陳茵琪講，華語劇最大的客源還是東南亞及歐美，新崛起的緬甸市場也很不錯。身為香港電影製作的發行協會理事的黃百鳴更是影視娛樂博覽的「中流砥柱」；他說97年香港電影最低迷，貿易局眼見此情況，提出搞影視博覽做買賣片等交易平台，當時有不少人不看好，他是一直支持。天馬影業佔大大個展覽館，經過十年的堅持，影視人團結一心做，如今很成功！黃百鳴是個對電影很癡心的人，對電影一往情深，無論任何高度，無論是做投資人或演員，他依然沒有離棄過電影，也沒有移情其他範疇，例如電視劇、舞台劇等，佩服！

電影的癡心漢黃百鳴

百鳴哥喜歡拍賀歲片，每年都有，今年他的《浮華宴》沒有往年的好賣，和他聊到此事，他很大度說：「今年只是賺少些，都不用蝕錢，我

隨想國興

漂這個字最少有兩個讀音，一個是漂白的漂，一個是北漂漂的漂。後者的意義，自然是指流浪或奔波。明代郎瑛的著作中說：「萍，水草也，與水相平，故曰萍；漂流隨風，故又曰漂。」所以不管是北漂或港澳漂，都是無根的，這些人的根都在他們出生的故鄉。

漂吧漂吧

漂流在外的人不管是求學還是工作，最怕的是有漂零的感覺，因為那會導致人往下墜落。這些人需要的是有一顆「漂然」的心。這兩個字出自《漢書》，是指高遠，要有遠大的目標，才不會辜負了漂流在外的努力。

我讀小學的時候，物質匱乏，生活貧困。上學時都規定要穿白襯衫，通常白襯衫有兩件，以便日常替換，但雖然有兩件，穿久了難免變成泛黃的顏色。這時，長輩就會用漂白水來把衣服漂白。那漂白水的刺鼻味道，如今還在腦海的記憶庫裡留存。

曾經看過一本書，書名好像叫漂黑，當時看到書名很好奇，人人都要漂白，為何要漂黑呢？可惜逛書店時逛呀逛的，最後竟然忘記細看內容和購買了。

最近又看到一個名詞，叫做「漂綠」，是在一個「環境、社會及管治」的培訓課程裡看到的。因為也許從今年起，只要是在聯交所上市的公司，都要在財務報表之外，另交一份這個題目下的報告，為的是讓企業能永續經營的考慮，因為不愛護環境的話，連人類生存都發生問題，企業如何能永續？所以上市公司都有責任，為環保盡力，為社會盡心而環保的最佳着點，自然是把一切生產過程都能夠「漂綠」。從前在河邊洗衣服的少女，稱為漂女，如果是年長的婦人，則稱為漂母。漂母的故事，看過韓信的故事的人，都應該知道吧？

現時有個古字相當流行，是問字。唐朝的孟郊有詩說：「潛角時聲光，隱隱乍漂問。」這裡的漂讀音和北漂的漂一樣。漂問，就是閃出亮光。所以不管是港漂、北漂或漂綠，都希望能夠浮出閃光。

獨家風景

呂書練

可謂「一樣米養百樣人」，且不说有病或無病，一個家庭出了個刁蠻女或頑皮兒，在社會中並不鮮見，在所謂成功人士家庭也不少見。特首女兒出庭，大受議論紛紛，說是名人效應也好，或公共利益也好，以市場為主導的傳媒肯定如獲至寶，更會大做特做；專欄作家也往往會從中得到啟發，結合個人經歷和認知，有感而發，包括筆者。這是名人新聞學準則。

家長

作為家長，更是父母親，絕對理解特首夫婦的感受。正如梁振英語氣沉重地說：「天下父母親，只有子女口中不是的父母，沒有父母口中不是的子女。」且不說作為特區之首，作為一个大男人，面對瑣碎的家事，肯定有難言之隱之苦，然而到了這一步，他不得不公開承認：女兒有病。

梁振英又說，自己身為公職人員，說自己子女的情況已經太多，不希望自己的說話影響女兒情緒及健康。這倒是誠實的話，以其女兒平時流露的言行，她的任性行為顯然是想引起關注，尤其是父母的關愛。

一般人對這種情況都會寄予同情和理解，但對政敵而言，這顯然是借題發揮的良機，言論中藉對少女處境的同情，嘲笑、揶揄乃至攻擊其家長。向來執着的特首夫婦對此也緊張地立即回應。夫人公開為母親，又無公職，兒人利用女兒「抽水」，公開對學者還擊。當時不少人批評她如何如何，甚至引用其他例子，說她應該如何如何，我這個母親卻不以為然，反而覺得她勇敢和偉大，甘冒被人抓到藉口的危險。我當時在面書有近似留言，被人匿名發郵件罵。

梁振英的為人或人緣如何，只有跟他打過交道的人才知，作為旁觀者，只要留意近三年輿情，就不難察覺到，他從未正式上任就已遭到四面圍攻，且不說落實政綱，簡直是寸步難行。他的處事手法是否生硬？表面看來是，但想想，如果一個人還沒開始做事就被人家陰謀論地懷疑其動機，這樣的社會風氣是否值得反思？「迎難而上」是他競選時的口號，卻想不到真的成為現實。如果問心無愧，那就勇往直前吧！